

# 春风里的青绿

徐楠

江南的春,在山水间,在柳梢间,是片片的青绿;而在一户人家的灶旁、桌上和杯中,则是点点的青绿。我迫不及待地愿赴一场春天的青绿之约。

第一抹新绿,是茶园里的嫩青色。春寒料峭,还在正月里,雨水节气刚过,浙江瑞安的茶农们便穿着厚厚的冬装,上山采茶了。海拔四百多米高的茶园,山高露重,草木葱茏,种植的是瑞安特有的茶叶品种“清明早”。“清明早”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,明永乐十年就被定为贡品。它从正月里采摘到清明节前,是浙江最早出产的春茶。新茶的滋味最为清妙。“清明早”的茶汤又绿又亮,茶香扑鼻。在日慢饱食的正月里喝上一口新茶,鲜香甘美的茶水温暖胸膛,心中涌起热流,春风仿佛已经拂面,令人精神为之一爽,油然而生舒畅之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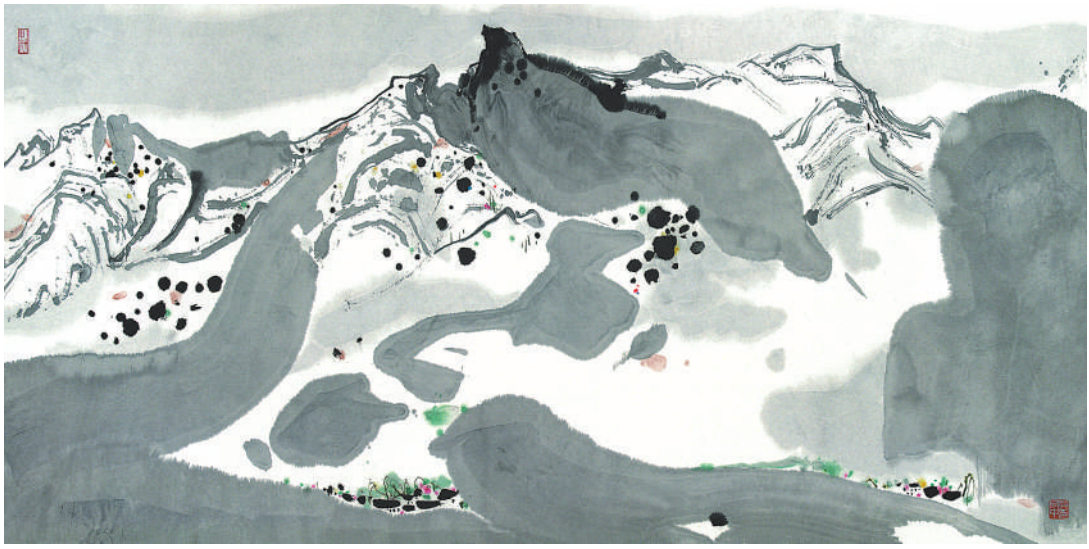
惊蛰过后,满目的青绿也更加热烈起来。春光艳丽,新桃浅妆,大地与绿色的生机再次相逢。春日里,与春天的邂逅,历久而弥新。出了正月,正是各种绿叶青菜蓬勃生长的时节,芥菜是最早上市的春菜之一。瑞安人的“二月二”龙抬头,是属于“芥菜饭”的。把翠绿绿、嫩生生、水灵灵的芥菜切成细条,“酱油肉”切丁,用油炒熟,倒入熟糯米饭,并加入虾米、香菇丝等佐料。拌匀猛炒后,一大盘白绿相间、色香味俱佳的芥菜饭便可以上桌了。那浓郁的香气,常常引得孩子们垂涎三尺,个个都可以吃上一大碗。每家每户经验丰富的大厨,把芥菜饭里的糯米炒得又干又香,颗粒分明,每一粒米都闪烁着亮亮的油光,这样才能让芥菜的多汁和糯米嚼劲融合出奇妙的口感。“二月二”吃芥菜饭,既顺应天时,又足有深意。早春生发之际,芥菜能够解毒消肿。《瑞安县志》说:“取芥菜煮饭食之,云能明目,盖取清精之义。”老一辈们总是边盛饭边说:“吃了芥菜饭,身上光生滑。”意思是身上不长疥疮,皮光肉滑。而瑞安人用微苦的芥菜告别甜美肥甘的春节美食,何尝不是“春节”已毕,不惧吃苦,力搏一年”的深远寄寓呢?

三月是吃青团的时节。那甜甜咸咸的草绿色小团子呵,亮丽得像明媚的春光,软糯得像人们愉悦的心情。少了青团的春天仿佛是不完整的。瑞安人把青团叫“棉菜饼”,也叫“清明饼”,冷食用来清明祭祖,热食则是传统的时令小吃。棉菜就是鼠曲草。春雨过后的田野上,春耕正当时,金灿灿的油菜花开在天际,鼠曲草如地锦渐次铺满。它们匍匐在地面上,绵软柔韧,布满白色的绒毛,三五日便绽开了细细的鹅黄小花,饱满鲜嫩,妩媚生动。细细一闻,香味里有沁润的甘甜。摘下尝一尝,唇齿留下如蜜的回甘。鼠曲草茎叶入药,可以化痰止咳、祛风除湿,人们很早就知道它的药用功效。在南北朝时期,每年“三月三”上巳节,人们把鼠曲草混合蜂蜜做饼,称之为“龙舌饼”,“以压时气”。

小时候,每近清明,外婆和妈妈便忙着做起棉菜饼。把糯米粉和粳米粉加水,再放入捣碎了的棉菜嫩芽,揉啊,揉啊,揉成浅绿色的面团。此时,正是春笋当季。取来最脆嫩爽口的春笋,还有本地的五香干,混上咸菜,切成碎末,包裹在小团子中,做成圆圆的小饼。又宽又厚的柚子叶洗干净后,绿得如同翡翠,垫在饼团下面。开水蒸二十分钟后掀开锅盖——啊,空气里充盈着柚子叶和棉菜的清新香味,光是沉醉在这香味中,便足以令人陶然了!田野的清新满溢了胸膛,心底顿时翻涌着由衷的轻快。蒸熟了的棉菜饼青绿里夹杂着些许灰色,圆润饱满,光亮诱人,让人忍不住想立刻大快朵颐。

一口咬下这团青绿,唇齿间是满满的新鲜与绵软,仿佛春天在周身漫溢开来,馨香、热烈。这口热烈,是生机勃勃的春天的歌谣,是绵绵不绝的田野的吟唱,更是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……

中国书画《春雪》,作者吴冠中,中国美术馆藏。



# 潘家园淘宝

王祥夫

我们照顾他们的生意。那一次,我买了一对五十多厘米高的铁狮子。明知那是新的,但仍得实在是太好,我便买来送给冯先生。冯先生把它们放在院子里的屋门口,真是好看极了。

“还在这里。”我每次去了都会拍拍铁狮子的头说。

“当然还在这里。”冯先生也说。冯先生的院子里,腊梅正盛开着。“你去看看腊梅。”冯先生对我说。那腊梅种在院子的东北角,黄灿灿的,闻着很香。

进客厅的过道上,两盆梅花一红一白,也正在开着。

冯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他写字画画儿写文章的那张案子可真大。案子背后的书架上,一半是书,一半是从潘家园淘来的各种古物,整个书架上满满当当。

潘家园的真东西不少,但假东西也很多,真真假假,就看你的眼力怎么样。地摊上的瓷器、玉器、青铜杂项多到让人根本看不过来。逛潘家园,我特别喜欢到那些冷摊上去看。冷摊大多是临时摆的摊儿,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出现。我在冷摊上淘到的两只萨珊王朝的大银碗和天蓝色带柄琉璃杯,就是极为少见的西域古物,后来捐给了博物馆。还有一个波斯银壶,那件银壶原来只是波斯的一只小银碗,下边没有圈足,碗里有缠绕的植物纹。可能是当年不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,所以工匠又给它加了一个鸟首形鎏金手柄。一加上这个手柄,这件器皿就很难保持平衡了,放在那里总是朝着一边倾斜。这个从潘家园淘到的宝物现在在大同市博物馆。

到潘家园,最有意思的还是淘旧书和老唱片。潘家园的旧书都在最南边那块地方,后来又搬到了靠北边的棚子下边。有一次在旧书摊上看到了杨朔先生

的一本手稿,一指厚的那么一大本钢笔写的手稿,当时要价六千元。我翻来翻去,最后还是没舍得买。记得那是写抗美援朝的一篇报告文学手稿,上边有许多涂涂改改的地方,现在想想有些后悔,那毕竟是杨朔先生的手稿啊。在潘家园的地摊上还看到过冰心先生不知写给谁的信,小字写得真是好。

那几年,能大量看到或买到老唱片的地方好像只有潘家园,百代公司的唱片也只要一百多块钱。我买到过一张谭鑫培的《洪羊洞》唱片,但音质受损,找到一部老唱机播放,仍是失真的。现在老唱片少了,主要就是听老唱片得要老唱机,现在想要找到好一点的老唱机很不容易。

潘家园是个好地方,我曾经在那里买到不少很珍贵的旧书,其中有上海开明书店的石印本。还有不少作家题字、赠送的书,也偶有放在摊子上卖的,比如浩然先生签名送某某的《艳阳天》,玛拉沁夫签名送人的《在茫茫的草原上》等等。我每每看到这样的书,心里就有点难过。我后来不随便赠送别人书,也许就与在潘家园买旧书的经历有关。你送他书,签了名,结果被他拿去卖废品,这真让人心里不好受。

去潘家园淘旧书是一大乐趣,戴着口罩翻来翻去,潘家园好像什么都有,几乎什么都会翻出来。有一次翻一大堆旧书画,忽然翻出来一件叠得好好的整张《石门铭》,是清末原拓。当时我心里好一阵乱跳,想把它打开看看,但拓片太大,没地方可以把它打开。回到家,我的客厅不算小,但要完全打开还是地方不够。我知道这是捡了个不小的漏。这件《石门铭》清末原拓,后来我送给了写书法的朋友。

我住在光明桥的那几年,每到周末就会早早起床。先步行去吃早点,买几个荠菜包子,再要一碗武圣羊汤。吃完

再往南去,等到了潘家园,那里早已是人挤人。

我始终认为逛潘家园是一种学习,而且可能是比正经上学更为宝贵的学习。逛潘家园的要诀永远是多看少买。不仅是多看,而且最好要把东西拿起来上手,感觉一下手里那件东西的皮壳和气息,用民间的说法这就是“养眼”。其实真正的买家去了潘家园也主要是看。因为潘家园的东西实在是太多,不可能一到地方就一个摊儿一个摊儿蹲下来看,所以我个人的习惯是,先顺着摊儿走。好像是什么也没看,但两边的摊儿都在眼里,一边走一边就记下了什么摊儿上有什么东西大约是可以的,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就想好了,然后再在摊儿上蹲下来细细看货。在我国,不少城市都有天还没亮就开始的古董摊儿,但像北京潘家园这么大规模的古玩市场,别处好像很少见。

年前吧,去潘家园买我习惯使用的马毛笔,想不到竟看到了卖腊梅和梅花的,真是让人高兴。年都已经过完了,但我买的腊梅还开了好一段时间。

多少年了,去潘家园逛地摊儿像是一项自己给自己安排的工作,像是不去不行,像是有瘾。去了,往往一逛就是一整天。到了中午,若是出西门,会到对面的烤鸭店去吃烤鸭;若出北门,找一碗炒肝儿或卤煮火烧。吃完饭,希望再去转一圈,希望潘家园里有新的物件出现,希望可以捡到不漏。最高兴的事,就是和朋友一边吃饭一边把从摊儿上淘来的东西掏出来让大家看。那一次,记得看到一位朋友淘到一枚古代白玉蝉,可真好。

北京的潘家园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。你时时希望有东西在那里等着你,你时时希望有东西在那里等着你让你开眼。潘家园是我的学校,里边有学不完的东西。

# 雪落荷花缸

毕学文

陶制大瓮。陶瓷烧造有许多技术难题,千万别小看器口的一收一敞,敞口深腹大缸完全烧造成功是明代末年之事,比敞口大陶瓮晚了很多年呢。

长到七八岁,我和小伙伴们常到陶镇上玩耍,各式各样的陶瓮或瓷缸,见过很多,没觉得稀罕。那时,喝的水要去水楼里挑,往往是排队等,水桶挨着水桶。盛满了两只水桶的水,挑回家后,需要倒进水缸里,而家家户户都是有水缸的。放学回到家,我会抢起水瓢,在水缸里舀水喝,咕嘟咕嘟喝上一肚子,听见肚子里咣当咣当的水声,才觉得过了瘾。

后来,水楼子盖到街头上,离家更近了,我也能挑起母亲的那副扁担,帮大人们干点活了。读到中学时,只要回到家,第一件事就是挑起水桶,去水楼挑水。先把院子里的大水缸盛满,再给奶奶屋里的锅碗瓢盆都盛满。而蹬在院中间的荷花缸,都是有水的,因为奶奶经常把晒在墙角水钵里的水,倒进荷花缸里。她说这水要晒,荷花才长得好。阳光下,奶奶穿着对襟青袄的慈祥的身影,在荷花缸里晃着,即使过去了几十年,我都难以忘却。

荷花缸里的四季,是少年时最开心的画卷了。春天的小荷叶,在缸里露出一点儿,嫩嫩的叶芽从水里探出头。不几天的工夫,叶片就浮着,像婴儿的嫩手掌。再过两天,花骨朵也有了。夏天才是属于荷花的,那羞涩的花骨朵,完全打开了。小伙伴们放了学,都围着荷花缸,小院里就弥漫起七嘴八舌的吵闹声。最开心的是荷花缸里结藕的时节,原来奶奶栽种荷花时,会在缸底撒上一层泥土。藕秧在缸底的土里扎了根,快到冬天时,藕瓜就长结实了。知道这个秘密后,院子里的小孩都去荷花缸里偷采莲藕。奶奶知道后,脸上虽有愠怒的样子,但并不会真的责备。她说,缸里的藕不甜,你们就是调皮,想吃藕了,奶奶会去给你们张罗。

1981年冬,一场大雪纷纷扬扬,雪在结了冰的荷花缸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。奶奶在大雪中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只静静地躺在雪地上的荷花缸,仿佛也变得寂寞了。第二年,我考上大学,离家远了,但我时常会想起院里的荷花缸。即便几十年过去了,每逢下雪时,我的脑海里还会浮现那只荷花缸,落满雪的荷花缸。



# 陆城镇的粮仓

张晓根

一号粮仓大门有个七八十厘米高的砌台,以前都是搭着跳板才能进门。粮站老职工老罗站在台子上,伸出一只戴着醒目戒指的手,拉我们几位来陆城镇的人入库。老罗胡子拉碴,穿着土灰色的棉袄,一双黄球鞋上沾满了泥点,眼睛很有精神,方脸上挂着笑意。

老罗引我们往仓库里边走,有一股熟悉的气味扑来,一时又想不起是什么气味。脚尖碰到一些谷壳,滋滋作响,原来是谷子的陈香,如一罐陈年老酒的香味,我满脑子似乎有了醉意。“这个仓与前边二号仓,储粮可达三百二十万斤……”老罗洪亮的声音在仓间回响。光线从两边通风窗里漏进,灰白的墙壁上写着一行宋体字:勤奋工作,力争上游。字还是那么鲜红,让人眼睛一亮,我仿佛听见肩着粮包的汉子的吆喝声,黄澄澄的谷粒从谷尖上滚落的嘶嘶声。

老罗说:“一号和二号仓库加上粮油经销店,是湖南省级文物啦。”我疑惑地看着老罗,想着文物也该有上百

年的历史,而粮仓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,算来也只有七十多个年头。“两个粮仓是苏联人出图纸,陆城人开建,九脊歇山中式屋顶,烟囱式通风口布局,室内设置板条吊顶和木栈桥……”老罗如相声演员说货口,一口气讲了许多。为强调粮仓的稀罕,他说周边这类粮仓基本都不见了,整个湖南省就他所知,只有岳阳市陆城镇的粮仓保存得最完整。也许文物的评定,除了时间的长短,还有价值上的考量。

聊天中得知,老罗到这儿有三十六年了,湖北老家的口音已变成地道的陆城镇口音。他住在粮站老式家属楼里,一直没挪过窝。通针、磅秤、算盘、水分测量仪是他曾经的工作工具。一直到七年前,粮仓才没进粮。陆城镇粮仓画了一个句号,而云溪罗家坡的国家储备粮仓揭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
变化和卖粮的喧嚣已远去,可记忆没有远去的意思,反生出枝枝蔓蔓,呈现青枝绿叶的景象来。老罗常梦见自己拿着竹扫帚打粮仓里的麻雀,现在麻雀受到保护,可打不得,他

在梦中惊醒。静静的月光下,粮仓边闪烁幽蓝的光,那是老鼠贪婪的眼光,他拿起弹弓,“啾”的一声,小石子击中老鼠,声音把他唤醒,又是一个梦境。

老罗给我亮了亮左手上的戒指,上面镶了三颗滚圆的钢珠,这是弹弓上的子弹。他过去打老鼠,练就了好身手。他戴着这戒指,走在静谧的粮站里巡视,心里很踏实。

这里的丁点变化,都逃不过老罗的眼睛。哪棵树焕发了新枝,哪株花草打了苞儿,哪个粮仓落了瓦片,他都了如指掌。铅皮大门出现了一个斑点,以为是生锈了,结果是一粒鸟屎,用手指轻轻刮掉,才安心下。总电表上的用电数急剧上升,老罗吓了一跳,倘若是电线老化,漏电着火,可不得了。他采用的办法简单而有效,一间一间粮仓查,一开一关电源,再看总表的变化。花了三天时间,终于发现是有人在偷电。老罗每天上午一次巡视,下午一次,还有晚上一次。一号到六号粮仓,一直到粮油经销店,算一个回合,有一千二百步。

每年过年,面对镇上的烟花和小孩子的鞭炮,老罗紧张得如同上战场,睁大眼睛,注视天上飞行的烟花爆竹。倘若它们落在粮仓外,才松了一口气,要是落在粮仓上,他会立刻跑去察看,有时还要搭梯子看看究竟。

去年年底,陆城镇苏式粮仓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老罗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着,打开手机,让这束强光在粮仓的上空晃来晃去。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心头的激动。他还倚着一号粮仓大门,发了微信朋友圈,要让所有的亲友知晓这个好消息。

老罗走出大门,带着我们上了木板台阶。前边伸展着一长溜栈桥,全是木板铺成的。木栈桥连接南边的一道门,老罗的身影与前边的景象构成了好看的图画……

